

朱自清选集

第二卷

学术论著

朱自清选集

第二卷

学 术 论 著

蔡清富 朱金顺 孙可中 编选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成占民

书名题字：启 功

封面设计：邓汝燧

朱 自 清 选 集

第二卷

学术论著

蔡清富 朱金顺 孙可中 编选

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 1/32 18.75印张 465,000字 1989年12月第1版
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2,000 定价：10.20元

·ISBN 7-5434-0565-2/I·17



朱自清先生像（1931年8月）

PLC 10 / 01



本卷各論著初版書影



朱自清与夫人陈竹隐偕
女游北京颐和园（1948年春）

詩言志辨自序

朱自清

西方文化的輸入改變了我們的「史」的意念，也改變了我們的「文學」的意念。我們有了文學史，並且將小說詞曲都放進文學史裏，也就是放進「文」或「文學」裏；而曲的主要部分，劇曲，也作為戲劇討論，差不多得到與詩文平等的地位。我們有了王國維先生的「宋元戲曲史」，這是我們的第一部文學專史或類別的文學史。新文學運動加強了新的文學意念的發展。小說的地位增高，我們有了魯迅先生的「中國小說史略」。詞曲差不多昇到了詩裏；我們有

编选说明

朱自清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成就突出的作家、学者和语文教育家，而他的某些重要著作又不易找到。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，我和朱金顺、孙可中同志，合编了这套规模较大的《朱自清选集》。

朱自清的著述十分丰富，涉及面很广。怎样编好他的选集呢？开始我们想以文体分类编选，如可把他的散文分为抒情散文、游记作品、杂文等类。但这样去做，却遇到了两个不好解决的问题：一是分类难，具体篇章不易界定；二是打破了朱自清单行本的目次，不利于读者了解朱自清著作的本来面貌。为保持朱自清著述的原貌，并考虑到读者阅读的方便，我们改变了原先的编辑设想，而按商定的以下三项要求去做：一、尽量保持作者生前编定的文集的本来面目，根据编选需要，对文集的少数作品进行筛选和调整；二、对作者未入集的重要遗文进行搜集、整理，并注明出处；三、按内容和文体适当归类。

依据上述想法，我们编辑的《朱自清选集》分为三卷：第一卷是诗歌、散文。诗歌包括《雪朝》、《踪迹》中的诗篇和集外部分新诗。散文

则有《踪迹》中的作品、《背影》、《你我》、《欧游杂记》、《伦敦杂记》、《标准与尺度》、《论雅俗共赏》等集，以及未入集的重要遗文。第一卷由孙可中、蔡清富二同志合编。第二卷为学术论著，包括《经典常谈》、《诗言志辨》、《新诗杂话》、《语文零拾》、《中国歌谣》以及集外散篇。第二卷由朱金顺同志编选。第三卷为语文教育方面的内容，包括《国文教学》、《精读指导举隅》、《略读指导举隅》、《标准与尺度》中有关语文教育的论述、《语文影及其他》以及集外谈语文教育的文章。为了帮助读者了解作者的生平和著述，我们还在第三卷末附录了季镇淮先生编著的《朱自清先生年谱》。第三卷由蔡清富同志编选。

本书的编选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帮助，钟敬文教授允将其《悼朱佩弦先生》一文作为《选集》的代序，著名书法家启功教授为之题签书名，还有的同志为编者提供资料和线索，为该书的问世付出了艰辛的劳动，我们谨向帮助、支持本书编选的同志，表示衷心感谢。

蔡清富

1988年9月于北京

悼朱佩弦先生 (代序)

钟敬文

“我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，打上
深深的脚印！”

——《毁灭》

—

十三日晨打开报纸，在第一版上读到关于朱佩弦(自清)先生因为胃病在北平去世的简短消息，我的精神立刻受到强烈的震动。一种沉浊的悲感重压着我。我涌起种种的思念。我想到他写作态度的矜重，想到他对人态度的诚恳，想到他对于语文教育的尽力，想到他对于新兴文学的热情，想到他对于当前政治的正直言行，……

十多年来，有几位作家去世消息的刺激，曾经使我的心境在相当长久的时间内不容易回复安静。第一回是M·高尔基先生，其次是鲁迅先生，再其次是罗曼罗兰先生，更次是闻一多先生。而这回却是朱先生。这几位作家，在出身、经历和性格上并不怎样一致，他们的贡献也有性质和分量上的不同。可是，在他们中间，我好像感到一些共通的东西，——至少，

在我个人精神的关系上隐约有着那些“东西”存在。他们对于生活和学艺都是那样认真，他们对于人民大众生活文化的解放和进步，都抱着重大的愿望和尽了最大的努力。他们不光是学艺上的良师或益友，他们尤其是人生的典范和教导者。因为他们具有这些重要的共同点，他们的去世就使我有着相似的反应。不单这样，由于这些共同点，他们又在我的心里彼此联结起来。今天，我悼念着朱先生，同时也就自然地联想起罗兰先生、闻一多先生，……他们在人类精神领域上是属于一伙的。

二

三十年来，在不同的时期里，朱先生用各种特出的努力打动了我。最初是诗人的他。他使我(其实，恐怕是许多人)最不能忘记的一首诗是《毁灭》。在当时的新文坛上，这首诗，不管从内容或形式上看，都是相当重要的。诗中所表现的初觉醒期知识分子的那种苦闷，是何等深浓和真挚！当时同年辈敏感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中，恐怕有不少人是蕴蓄着这类苦闷的。朱先生替他们有力地表现出来。他们又从这个艺术里反味着这种苦闷。我自己就曾经是这类青年们中间的一个。但是，朱先生尽管是个热情的人，却不是一个任性的浪漫主义者。他有清醒的识力。在严重的关头，他能够掌握自己。当他生命的船驶近巉岩的礁石的时候。他转舵了。危险只有使他更加认识生命的意义和珍重、它的进程。“从此我再不仰眼看青天，不再低头看白水，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。”风雨过后的月亮，特别显出清辉。这首深刻地表演着一种“心灵的戏剧”的诗，在当时是富有感动力量和教训意义的。

第二个时期引动我的是散文作家的他。不容煞抹，三十年来，我们的新文坛确曾产生过一些秀异的散文作家。他们的作品或是抒情的，或是冥想的，或是感想的，或是批评的，……他们

的风格，有泼辣，有澄明，有冲淡，有豪华，有绮丽，有缭绕，……这些成就多少值得我们尊敬。可是，从我过去嗜好上说，却相当偏爱朱先生的散文。他这方面的文字，没有奇情异想的内容，更没有装腔作势的表现。他是真挚的，淡朴的，这正是合于西洋人所谓“亲密散文”的风格。它深入地感人的力量，就在于这种“真气”和“本色”上面。这不是容易学习到的一种风格。它在才能、工力之外，还有作者性情关系。象《背影》、《儿女》那些短章，是要永远被看做我们近代文艺上的珍品的。记得他那个散文集《背影》初版印行的时候，我曾经在《一般》月刊上发表过一篇评介的文字，自然写得不好，可是多少表白了我当时心的欢欣。越到后来，他的那种风格好像越发成熟了。可惜的，是他写的渐渐少了起来。

第三个时期牵引我的是文艺批评者的他。像大家所知道，朱先生二十多年来的光阴，差不多都是在大学的讲座上过去的，职业能够慢慢改变人的学艺方向和态度。大学教授的职业没有疑问是不很利于创作的。这一点，许多境况相同的朋友，怕都有着共通的经验。十数年来，朱先生虽然没有完全停止写散文的笔（《欧游杂记》等就是显明的例子），可是，他精神的着力点显然不在这里了，至少他引动我的重点不在这里了。他用着文艺批评者（我是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上应用这个名词的）的身份吸引着我。在这个新的领土中，他仍然有着他自己特异的风格。他谈论或解释文艺的文字，是亲切的、坚实的，而且还有那种难得的谦逊和精细。他摆脱因袭，没有夸张，甚至于不怎样重视经典的依据。他凭着自己结实的经验和理解，虚心地去寻讨，平明地去叙说。结果，他贡献出了自己真切的心得。有人或许要嫌朱先生这种文字不够泼辣，它过于温文了。是的，这或许是一种缺点吧。可是，我们试从朱先生的出身、性格、职业等看来，这种缺点又怎值得过份指摘呢？何况他论文的许多长处，不是尽可以补偿这种缺陷

了么？我每回在杂志上读到 he 这类文字，总感觉到亲切有味。许多时候，我的意见并不和他的相同，可是我还是用着愉快的心情读完了它。他的评论文字，是具有和散文一样的魔力的。

第四个时期打动我的，主要是斗士的他。这是最后的一个时期，也是特别值得重视的一个时期。朱先生过去大概因为身体不好和家累颇重等缘故吧，对于政治、社会的重大趋势，虽然心中相当了然，并且有时也表现出极大的义愤（如“三·一八”惨案时，为文痛斥大屠夫段祺瑞），但是平常似乎不大过问时事（这在他，自然多少是一种苦恼吧？）。自从闻一多先生被谋杀后，他的义愤就再压抑不住了。他燃起了他的“火”。年来，他接着闻先生的足迹，一步一步地向前。他毅然站在人民的立场，不断地发出反对独裁、反迫害、反媚美、反扶日的正义呼声。这种呼声，加强了人民解放运动的声势，促进了一部分上层社会分子的醒觉。而他的文艺评论，也因为这种“新光”的照耀而更加洋溢着热力和光彩。他近来出版的一些文艺论集，大都具有很大的“现实的”和“历史的”意义。在这个时期里，一方面，他的生命和整个“历史的节奏”谐和起来，另一方面，他的思想、学艺和人生实践也一步一步地合着拍。他已经渐渐达到社会、人生和艺术一致的境界了。这是多么使人敬慕的！可是，正照临中空的太阳，突然给黑云掩住了！……

三

我和朱先生不算怎样习熟。见过一些面，通过一些信，形迹上的交往不过这一点点了。可是，在仅少的交往中，却使我得到很深的铭感，也使我更深入地理解他的著作和行动。

我永远不能忘记在桂林那一回匆促的见面！

是一九三八年初春。抗战正进入了第二个年头。南京等处的

失陷，使沿海省份住民狼狈内迁。那时候，我从浙江经历江西、湖南，最后到了桂林。一天，偶然在互励社看见了北大教务长郑毅生先生。知道北大、清华正在往云南迁移，而朱先生此刻也到了桂林。当天夜里，我就去访他。他住在湖滨旅馆。青色的电光泛滥在相当空阔的房间里。我们对坐在一张靠着大窗口的桌子边。从抗战前后的北平情形，谈到当时的文艺界活动，从许多文艺界朋友的行踪谈到当前抗战的文艺问题，……活像瓜蔓一样，东缠西绕。这种畅谈，在我们真是一场不少的快乐。

那晚上，他说的话，有两宗是特别值得在这里写出的，第一宗，是当我提到现代英国人的散文的时候（因为抗战前他在英国住了一个时期），他说，他不大清楚，因为他读得太少。这种率直和谦逊是使人吃惊的。第二宗，是当我说到战争开始以后，战区文物破坏的惨酷情形时候，他用刚强的语音说：“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！”这句话，不单雪亮地表明他对于抗敌的决心，也强力地显示了他对文化进步的正确看法。在我和他谈话的前后，曾经在当地（桂林）会见了好几位从京沪逃出来的学术界朋友，差不多一见面，就首先听到他们的叹息。当谈到京沪一带文物损失的时候，他们有的好像哭诉一样：“完了！这回什么都完了！”他们看不到全民族的振奋，自然更想不到将从炮火中产生出来的更新鲜、更富有活力的文化。十年来，我常常想起这个有意味的对照。在这一幅简明的图画上，两种不同型的知识分子的嘴脸和心胸不是都活现眼前么？

四

朱先生三十年来从诗人到斗士（仿佛他对闻一多先生所说的），这中间有着种种不同的努力和表现。从表面看起来，前后有着极大的变异。可是，贯穿着这种努力和表现（学艺的实践和生

活的实践)，却有着一道坚韧的线索——比它做一枝脊骨或许更加确当。那到底是什么呢？是他思想、性格的真挚、坚决和谦逊。这在他的一切学艺著作中可以看出，从私人的交接上可以看出，从他的社会行动中也一样可以看出。是的，我们的时代，是富有“迫力”的。它象一个大魔术师。在它的指点之下多少事物顷刻地变形了。但是，这种力量到底还是有它的界限。对于那些本身不具备了相当进步因素的人，它就不容易灵验了。今天国内闻名的所谓文人、学者中，不是有许多正在作驴鸣，扮鬼脸么？“时代”庄严的呼唤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呢？在这样天回地转的日子，一个知识分子，不是具有相当的明智，高度的诚实，无私的虚怀以及那敢于担当苦难的决心，是不容易真正和人民结合，并且为他们生活和文化的进步贡献出自己的一切精力的。本来比朱先生更聪明、更勇猛的作家或大学教授之类并不是没有。可是，他们缺乏朱先生那种诚挚，那种坚实，那种谦逊，因此，在学艺和人生的进程上往往就不能够脚踏实地，步步向前，不绝地更新自己，加强自己，而终于和广大人民一同到达了那伟大的历史的驿亭。他们或空花不实，或虎头蛇尾，甚至于捏造妖言，狂煽毒焰，祸害别人，同时也毁灭自己。这跟朱先生真不知道相去几千万里了！在我们这时代中，客观上社会、政治的情势尽管大体一样，可是，因为各人出身、思想、性格和努力程度的不同，结果在趋向和成就上就有十分显明的差别。朱先生晚年终成为一个革命的知识分子（尽管有人想要把这点否认），决不是偶然的。本身具备了那些优良的因素，才能够在“时代巨人”的感召中，抖擞起来，去尽着自己所应尽的历史任务。在今天知识分子的面前，朱先生正是一个富有教育意义的好例子。

此刻，中国人民大众的民主解放战争，正进行到最后的阶段，也就是斗争最剧烈的阶段；而我们抬头向前，新社会的建设的场景已经历历在望，绚烂的新文化正待大家合力创造。这是

急切需要象朱先生那样革命的知识分子作更多贡献的时候！再从朱先生本身方面说，他年纪刚过五十，思想和学艺，正在灿然开花。这决不是“退场”的时候。可是，命运已经夺去了他！我们再没有法子向他期待更多更好的东西了！

我们怎能够抑住沉郁的悲悼和深重的惋惜呢？……

继承他的精神！发展他的事业！用极度忠诚的努力，去代替这种悲悼和惋惜！朱先生也仿佛正张着眼在叮咛我们：

“别耽搁吧，走！走！走！”（《毁灭》）

——朱先生去世后一星期，作于青山。

目 录

悼朱佩弦先生（代序）……………钟敬文（1）

经典常谈

序……………（3）

说文解字第一……………（6）

周易第二……………（12）

尚书第三……………（17）

诗经第四……………（24）

三礼第五……………（29）

春秋三传第六……………（33）

四书第七……………（37）

战国策第八……………（42）

史记汉书第九……………（45）

诸子第十……………（57）

辞赋第十一……………（66）

诗第十二……………（72）

文第十三……………（82）

诗言志辨

序……………（101）

诗言志……………（105）

比兴……………（142）